

紹定吳郡志

十九

吳郡志卷第四十六

吳郡范

成大

撰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有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

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携一白甕瓶自陽羨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咄咄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

日同濟者見有漉糞杖於虎丘劍池側其
而坐知其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曆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
朱蛇長尺餘爲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
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
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
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
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
相從過橋已有彩舫橫岸浚拉元登舫去

四下卷

四下

飛俄至一山數十丈立竦水濱乘元以肩輿
欵至其處朱扉倚青巖殿閣凌空王侯之
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
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答拜
曰小子閑遊江岸不幸爲頑童所辱幾死其
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爲江
濱土矣元方記救蛇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
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

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

海鱗長有薄功于世上帝命爲安流王且使
居此江湖清涼易作膏澤水其泉潔足以養
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細
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
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
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爲君入禮闈竊所
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肯

四二六卷

三

明日入試果脗合既捷薦名遂登科調丹徒
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
離席苒苒不復見

朱蛇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墻壁
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
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也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
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

餘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岍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為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為薪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

宣和間楊宓字之損為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涵湧震動窓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棊局及石壑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

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來即起凌波而去
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奕者歎
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
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巫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
者一勦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
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
事者或模印之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

四二卷

五

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
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袍亟覺毛骨
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
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
年遂卒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
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短皂
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
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

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替善大夫韓正彥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驤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驤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掉煙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得詩携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其詩遂以女妻忠泛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第四十七

吳郡范成大撰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盤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悞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劍於林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死女

四十七卷

一

三五

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閭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露出之有神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勾踐令歐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謨邪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閭得其鎮

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盧
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劍號
不同而俱記湛盧之如楚宜編之異聞

越絕書史
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
九玉悅之私交信問為之妻重學於齊魯
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
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

四十七卷

二

王文

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
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
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柰何玉左顧
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
羅將柰何志願從君諛言孔多悲怨生疾沒
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
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
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
歌畢歔歔流瀉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生

死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
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
疑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
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
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
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
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
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
所訃玉玉曰無憂今婦白玉粧梳忽見王
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
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
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平唁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
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錄異又
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
重入冢三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
玉壺贈之重齎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
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

因捨重以子聳之禮待之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群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曰如王言將失眾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唯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峯瓌從者

六七人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即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即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異處亦鼃鼃之屬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都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
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刻之
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
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
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
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
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
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
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

有此類也

法苑珠林
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

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
曆代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
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
音旨凄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
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昭答以
瑠璃盃後游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
又顧其壁畫侍女並是偕來者

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
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圍繞周身犬
便咋蛇蛇死隆僵卧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
船復反草中徒伴恠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
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
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廡無故自壞是歲大飢晉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捺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苑木錄

四十一卷

六

五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
有限而吠聲甚眾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

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郇覽乘樵船至平
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
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
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
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
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恋

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唯有两冢
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
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
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
因哽噎至冢號咷不復嫁

出錄
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
與同輩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
去家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
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

四十七卷

七

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
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遂不
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
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客來歸還

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
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一從
二小女披幃而入施錦席於東床設銀鐺雜
果命縮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筮篔作
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

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
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
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
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
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
宛轉清復悲願為烟與霧氤氳共客姿天明
分別女留錦四端卧具繡枕腕囊并佩各一
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瓜荅之來日聞
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卧具等檢括諸

同行至敬伯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與從者
女儀粧并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
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瓜令乃以壻禮敬
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
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
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
箜篌又善婉轉歌相繼而死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

聞之井吼三日

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
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
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
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
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
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
間及一門約去虎丘二三里雖見宮闕唯聞
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
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患若北還仕

吳郡志卷

九

三

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
松栢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稽神

虎丘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籥特賦妙聲善喩弄
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
絕宋孝武勅請至郡授受五戒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
紫芝數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

冠不絕

吳郡志卷第四十七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吳郡范

成大撰

攷證

吳太伯之奔荆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
吳史記注曰勾吳大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
世本注云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
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
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猶越謂之於
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里可

里八

一

五

九世壽葛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
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
云太伯居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
十里十九世孫壽葛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
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州是也世本又云
諸樊徙吳安即今蘇州二說不同大抵泰伯
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城
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
史記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為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所出

四十八卷

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及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

王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讓也。大王薨而不及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虞仲嘗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妃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為姑是以姑為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代越越王勾踐迎擊之吳敗

于雋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雋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雋李之爾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為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為三

四一八六一

四

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為三吳又云丹

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吳興丹

陽為三吳酈元注水經云建中陽羨周嘉上

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

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此三吳吳興吳郡

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

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興於三

時冰為吳郡太守舒為會稽太守則是吳

郡吳興會稽為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

之遣將巨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為吳興大
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田開倉賑之不待
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
稽吳郡依回賑卹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
三郡為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為吳
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
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併
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漕粟之
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

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
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
差互耶或云虞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為吳興太守矣增督
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
稽決不在三吳之數巨寶救三吳者以孫恩
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
志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

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為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二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楊州浙西屬司隸校尉州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灑澆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滌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崩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遠出五湖之下

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

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攷耳與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以入海遠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

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湖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旣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

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爲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蠡分爲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韋昭爲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更遠虞氏之

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

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

四卷

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

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
洮滂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為五湖蓋
太湖東岸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
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並相連五宗
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為是則五湖為太
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闊三萬六千頃
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
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
海通為笠澤矣水經注記曰太湖一名震澤

水經注

十一

名笠澤一名洞庭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
蠡裴駟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
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彭蠡為對
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即官亭湖爾裴說殊
為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
於湖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璽為
天璽元年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
之石瑞也以此見古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
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止為太湖而作此一

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一名長塘湖在

義上湖與隔湖為五湖尤繆典

封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為名封禺

今屬具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

東門解云闔閭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

伍子胥見夢越軍今從東南入越王乃回向

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自羅城東開

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鱖音孚鱖音浮又

伍子胥傳吳東門鱖亦云東門鱖門謂鱖門

也今名葑門音浮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

開此門有鱖解音浮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

鱖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

意葑鱖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

謂皮陸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

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

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者即酈善長注水經

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并此湖爾比見
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如蘇
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
不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
湖故名胥口或曰吳王旣殺子胥盛以鴟夷
投諸江史記謂吳人爲立祠於江上號曰胥
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四十里之近殺而投
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胥爲濤神謂

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爲子胥
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
十里不應投弃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
胥山爲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
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
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
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
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
地記云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

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動酒盡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
壇浦至會稽太守麋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
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尚在案此即始
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山正義
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
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
于子胥事太史公誤矣據此則史記所云尚
又疑乾道中胥山廟廢亦人復脩之姑象

四余

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周忠分者善書題其
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高王充論衡亦論濤
神之誣曰儒書言天差殺子胥煮之於鑊盛
以囊投之於江子胥志恨臨水為濤溺殺人
夫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志
恨臨水為濤者虛也衛蘊子路漢京彭越子
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
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鼎鑊後乃入江在
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

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於楚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越絕書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地記春申君嘗造地門以禦越軍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爲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在漢爲膠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爲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譏爲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貞觀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曆元年記中目應物爲碩人則在當時已有重名應

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自叙乃謂少
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
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
掃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
學爲文三其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
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
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集中亦
足攷其履歷乃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
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

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
皇巡幸年身騎馱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
前又有出身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
寶間矣又燕李錄事詩一君十五侍皇闈
毛弗爐一玉墀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
煙上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
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
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
舉或別是一人也

詰評駒蔡寬
十六等詩話

半夜鍾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下寒山寺
半夜鍾聲到客船在閭門外七里歐陽文忠
公云句雖佳其柰三更非撞鍾時歐公蓋未
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鍾或謂之
定夜鍾不足以病繼也南史丘仲孚吳興人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爲恨阮景仲爲吳
興守詩云半夜鍾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
影下半夜聽鍾聲吳中半夜鍾其來久矣又
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

緱山半夜鍾温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
首無復松窻半夜鍾何獨於繼而疑之

王直方石

林二詩話詩
眼學林新編

經曰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
開山僧乃惠嚮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
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爲山
中竒事甚可笑嚮後駐錫揚子江心蝦蟆山
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
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
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
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郊及二季
艷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
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其父庭
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
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
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撫言載白樂
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
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
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守
蘇時也

六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瑊之別業
按畢瑊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菘岡徘徊岡福山岡
舊圖經云並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
岡屬崑山下三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
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爲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爲其城橋

交讓巷今訛爲甘漿巷

吳郡志卷第四十八

